2021年12月25日，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南华大学考点，考生们进行考试。图据视觉中国

红星新闻记者丨陈怡帆 杜玉全 实习生丨李迎

编辑丨余冬梅 何先锋

近日，武汉科技大学披露了“逆向考研”数据，在2022级的研究生中，有159人本科毕业于双一流院校，其中不乏同济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名校本科生。

这并非孤例，今年各地不少“双非”高校的研究生生源里频现“名校本科生”的身影。昆明理工大学2022级研究生新生中，有92名本科来自985高校，包括北京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四所C9高校。在深圳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生源中，来自“双一流”高校及本校的生源占41%，亦有不少北京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名校学生。

在“人往高处走”的世俗之见中，放弃名校光环对于他们而言是否意味着失败？在唯名校论的社会风气里，他们如何调试自我、如何做出忠于本心的抉择？

01、为自己喜欢的事，拼一把

在上海理工大学读研一的齐贝林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被动的，为了踏进现在专业的大门，她辗转了三年。

齐贝林本科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机械设计、制造及自动化专业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理科生，2015年高考后，她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工科专业，这本该是人生再正常不过的成长轨迹，最终却演变成一条错误的路。

进入大学后，她逐渐感受到自己和周边环境的格格不入。她喜欢读人文社科类书籍，参加校园媒体的工作。她“像一个异类”闯入了工科的世界，虽然环境不“卷”，但她总开心不起来，只想熬完大学四年，对未来也没有考量。

2019年毕业后，她先是加入了考公大军，选择了另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赛道。经过五六次失败后，齐贝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“不如去考新闻传播专业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事，拼一把。”

齐贝林在准备考研 图据受访者

2020年，齐贝林以中国传媒大学为考研目标，备考了三个多月，但连复试的入场券都没拿到。第二次考研，她开始降低预期，“一开始有架子在，觉得自己是985重点大学毕业的，必须要选一个更好的（学校）。经过第一年的捶打，心气没那么傲了，不会把985或‘双一流’放在第一选择了。”

至少，不论向上或向下流动，考研让人能延展出新的可能和不同以往的就业选择。

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的代代，今年“上岸”了青岛大学临床病理学研究生，现在正在某三甲医院进行并轨规培。代代说，以后，她可以从事病理学科相关工作，不用再在临床方向做不喜欢的事了。

在高考填报志愿时，父亲觉得学医有利于就业，他把代代所有的填报选项都填成临床医学，于是“痛苦和卷”构成了她对于本科生活的所有回忆。一方面，同学之间激烈的竞争让她喘不过气；另一方面，虽就读临床专业，但她从心里抗拒临床相关操作，她无法接受拿针在清醒的人身上做穿刺等医疗操作。

2021年，在考研本校失败后，代代回到家乡的一个三乙医院工作。在医院轮转时，她依然逃不掉必要的临床操作。她性格内向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令她困扰，这一切都推动她备战第二次考研。在择校时，代代也考虑过985、211院校，但边工作边考研让她无力分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考。她从小生活在内陆地区，这一次，她想去海边看看。在一众临海城市中，她选择了医学专业相对不错的青岛大学。

齐贝林在家中准备考研 图据受访者

02、“考上比考好重要”

同学们不是保研清北，就是留学名校，人往“高处”走，在2020年被调剂到某“双非”高校学新闻传播的石雪也有过类似的失落感。

石雪曾在某“双一流”高校学海洋学，尽管也是调剂的专业，但海洋学宏大又神秘，让她觉得有趣。但这一学科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不算受青睐，前辈们的出路不外乎两种：继续往上读，或者考公进入体制内。她本科时成绩中等偏上，离保研的范围很近，跟着做过不少科研项目，也发过论文，如果考研本校，有不小的把握。但石雪看见同实验室读博的学长学姐们不少需要延迟毕业时，还是决心跨考一个便于就业的方向。

第一年考研，她离北大的分数线差了十几分。“上岸”无望后，她也试图找工作海投，过了不少公司的初筛，“但只要看到专业，基本上都把我pass掉了。”在找工作的过程里，石雪觉得自己的名校光环“好像破碎了”。

在见识过压力后，石雪积极准备调剂。一开始，她看了很多985学校的调剂招收，发现这些学校的调剂要求十分严苛，于是她一步步降低预期，一层层向下筛选，从985到211，一路下滑到“双非”。

身边有优秀的同学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帝国理工等名校，而她接受了一所沿海城市“双非”高校的录取。她想，身边人或多或少会关心自己去一个比原来学校差的地方，过得如何，“可能就经常去问你、去观察你。”为了避免这种窥探，研一开学，石雪关闭了朋友圈，不再关注别人生活的好坏。

2021年12月25日，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考点，考研的学生正在进入考场。 图据东方IC

实际上，“形势严峻”是近年来考研大军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据教育部公开数据，2016年以来，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，其中2022年的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，较2021年增加21%。另据高途发布的《高途大学生考研白皮书》，我国虽不断加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力度，但随着报名人数的不断增长，总体的报录比依然走低，考试难度增加。2022年，全国有457万人考研，而院校的计划招生人数约为110万人。

重压之下，能“上岸”似乎已经足以让考研人群感到庆幸。

“考上比考好重要”，像其他逆向考研者一样，陈雨还在追逐一个确定的结果。今年是她考研的第三年，经历过两次报考中科院失败后，本科毕业于河海大学土木专业的她，今年决定报考某“双非”高校的心理学专业。这三年间，她看着心理学的分数线逐步上涨，“第一年考的时候国家线是330，去年已经涨到350了，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涨。”

03、当名校生开始走出光环

名校光环固然能让学生与学校“与有荣焉”，但有时也会令人迷失在集体的荣誉中，看不清自己的实力。放下“名校光环”，是不少考研人认识自我、探寻内心底气的第一步。

来到上海理工大学后，齐贝林对于研究生生活的一切都很满意。心仪的城市、喜欢的专业、有趣的课堂、志趣相投的同学，这一切让她觉得自己终于踏上了正确的轨道。“我追求的不再是一个好大学的名号，我想真真正正学点自己想学的东西。”

齐贝林说，学校最吸引她的特点在于秉持着“工文结合”的理念办学，虽在新传专业，但在课程学习中，她还是会和数据、编程打交道。她在本科就学过编程，非新传的背景反而给她带来优势。

“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”，代代说，在得知顺利“上岸”的那一刻，自己感受到的并不是扑面而来的喜悦，而是担忧和焦虑，尤其是看到本科同学二战“上岸”985后，她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再勇敢一些。今年4月，她在社交平台写道：“是不是只有我考研往下走，一志愿双非，‘上岸’了也高兴不起来。”

不过很快，这样的失落就被青岛的海风、充实的生活以及见到偶像的喜悦冲淡了。“刚到青岛时，我就去看了喜欢的明星的演出，这让我开心了很久。”

青岛大学校园俯瞰 图据东方IC

在刚刚入学时，石雪曾偷偷加入豆瓣“985废物引进计划”小组，并给自己贴上了“失败者”的标签。入学后，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并没有她想象中的艰难和漫长。石雪发现，身边的同学和自己经历类似，“很多人都是调剂过来的，都很优秀，不只是你一个人这样。”另外，严谨的教学方式、浓厚的学习氛围也让她感到充实和满足。

读研后，石雪最大的感受是，她不再关注学校光环带来的荣誉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思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体意义的追寻。“学校不再是我身上的一个名号，我会更多思考自己能做什么，而不是名校光环带给我什么。”

有时候，调剂反而能带来就职上的优势。对张盈来说，从北师大调剂到首师大并未使她产生强烈的落差，反而让她离理想的教师职业更近了一步。进入首师后，她的专业是语文教育，是当老师的对口专业，期间研究生导师还为他们联系了“海淀六小强”中学的实习。

在研究生生活里，张盈学会了平衡学习和生活，还谈了恋爱。她不再像本科时那样，总被一股焦虑裹挟着，早睡早起，然后把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现在，她想有松有弛地度过每一天。